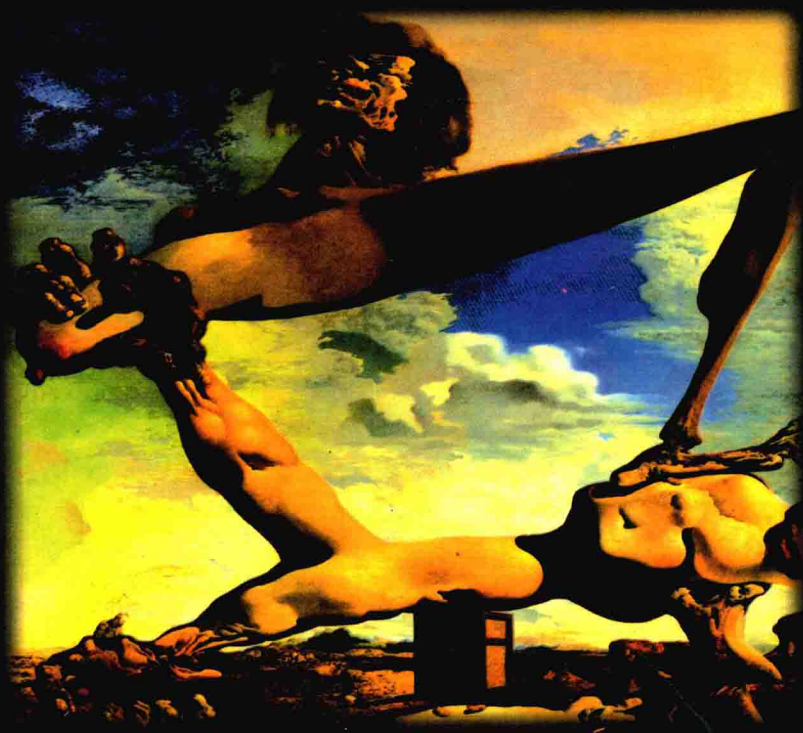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(一)

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

南回归线

[美] 亨利·米勒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南回归线

[美]亨利·米勒 著

黄震炜 译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(二)

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出版

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1/32 850×1168 毫米 印张:702 字数:15500 千字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

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 套

ISBN7-5312-1346-X/I·313

定价:5800.00 元(全 60 卷)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在卵巢电车上——献给她

男人女人们的心往往容易激动，也往往在痛苦中得到慰藉，这不是言辞的作用而是实例，因为我很了解一个痛苦的目击者往往更重视从语言上得到的安慰，所以我现在有意于写一写我的痛苦体验，以便让那些虽然当时不在场，而在本质上却始终是个安慰者的人看一看。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通过对你我的痛苦的比较，去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什么，至多不过小事一桩而已，从而使你更容易增强对痛苦的承受能力。

——彼得·阿伯拉尔



A

随着人的生命消亡，原本存在的万事都将不复存在，一切混乱也了结于此。人生伊始，便除了混乱别无他物：一种液体围绕在我的周围，经我嘴而被吸入肺腹。在我下面，接连有黯淡的月光照射，那里生气盎然，风平浪静；在此之上却是嘈杂与混乱。对于任何事物，我都迅速地看到其相反的一面，看到矛盾，看到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反讽以及悖论。我最坏的敌人是我自己。只要我想做，没有什么事情我是不能做的。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，无忧无虑的时候，我就想死：我要放弃，因为我看不到斗争是有意义的。我感到，使一种我并不要求的存在继续下去，根本证明不了什么，实现不了什么，增添不了什么，也减少不了什么。——在我的周围，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，都滑稽可笑。即使不是失败者，也令我厌烦不已，直想哭，尤其是那些成功者。我对缺点抱同情态度，但使我如此的却不是出于同情心。这也许是一种不能确定的品质，一种一看到人类的不幸便膨胀的弱点。助人时，我并不指望对人有任何好处；我助人是因为我需要自助使然。要改变事情的状况，对我来说不起作用；我相信，除非是内心的改变，不然便什么也改变不了，但谁又能改变人的内心呢？经常有一个朋友皈依宗教：这种事情令我作呕。上帝需要我，但我不需要上帝。我对自己说，假如有一个上帝的话，我会镇静自若地去见他，往他



的脸上啐唾沫。

令人恼恨的是，第一次见面时，人们往往认为我善良、仁慈、慷慨、诚实可靠。也许我真的具有这些德行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是因为我无所用心：我称得起善良、仁慈、慷慨、诚实等等，是因为我没有妒忌心。我唯独从未做妒忌的牺牲品。我从不妒忌任何人及任何事。相反，我有的只是同情，同情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。

最初，我就肯定是有意识地把自己训练得不过分需求任何东西。最初，我是独立的，是以一种谬误的方式呈现。我拒绝任何人，因为我要自由，要随兴情自由地作为，自由地授予。对于期待于我或有求于我的事，我退避三舍。我的独立形式便是这样采取的。我是腐朽的，换句话说，从一开始就是腐朽的。好像母亲喂给我的不是奶，而是一种毒药，虽然我早就断奶，但毒药浸透了我的身体。甚至当她给我断奶时，我也毫不在乎；大多数孩子要造反，或做出造反的样子，而我却根本不介意。尚在襁褓中时，我便是一位哲学家。我原则上是反生命的。何种原则？无用的原则。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争取。我自己却一点不努力。如果我表面上做出些努力，那也只是要取悦于某个人，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做。假如你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，我就会拒不承认，因为我天生有一些与众不同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我长大后，听说他们把我从子宫里弄出来的时候遇到了麻烦。对此我十分谅解。出来做什么？为何要离开一个暖洋洋的好地方？在这个舒适的乐园一切都是免费提供给你的。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寒冷，关于河谷里的冰雪，玻璃窗上的寒霜，以及厨房湿滑的绿墙上的液珠。人们误称温带的地方，人们要生活在那里的怪气候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们



天生就是白痴，天生就是懒虫，天生就是胆小鬼。我长到十岁左右，从不知道有“温暖的”国家，有不必为生计忧虑的地方，在那里不必诚惶诚恐却又佯装这能令人振奋精神。在有寒冷的地方，就有拼命劳作的人们。当他们繁衍子孙的时候，他们便向年轻人宣讲关于劳作的光荣——事实上，这什么都不是，只是有关惰性的教条。我的民族是地道的北欧日耳曼人，也就是说——白痴。每一种曾被说明过的错误想法都来源于他们。在他们中间，喋喋不休地讲究清洁。他们清洁极了，但骨子里却散发着臭气。他们从不开启通向心灵的门窗；从未梦想过恣意地跃入黑暗。吃完饭后，迅速洗净盘子，放入橱柜；报纸读完后，整整齐齐地叠好，放到一边的架子上；衣服洗完后，熨好、叠好，塞进抽屉里。一切都是为了明天，但明天从不会到来。现在只是一座桥。在这座桥上，他们仍在呻吟，与世界的呻吟相互应和，然而没有一个白痴有过要炸掉这座桥的想法。

经常搜寻谴责他们、更谴责我自己的理由，这使我痛苦，但却未停止搜寻，皆因我在许多方面也与他们类似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认为我已经解脱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明白我无所长进，甚至更糟，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清楚，然而却始终无法改变我的生活。追忆我的一生，我仿佛觉得我从未按我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总是处于别人的压力之下。在人们的眼里，我是一个爱冒险的家伙，这真是太离谱。我的冒险都是外因促使而落到我头上，不得已而屈就。我有着傲慢而得意洋洋的北欧人的真正性情，他们从没有一点冒险意识，但是却踏遍大地，将世界翻了个个，遍地留下遗迹与废墟。躁动的灵魂，但不是冒险的灵魂。这些灵魂痛苦地挣扎，无法在现实之中生活。他



们都是可耻的懦夫，我自己也包括在内。唯一伟大的冒险是内在的，向着自我，因此，无论空间、时间，甚或行为，都无关紧要。

几年之内，我总会有一回身处做出这种发现的边缘，我又总是以独特的方法，避开这问题。我如果试着想起一个好的借口，我就只能想到环境，想到我知道的街道和住在这些街道上的人。我记不起住在这样一条街上的哪个人，或美国的哪条街道，能引领一个人走向自我发现。我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街上经过，没有一处使我如在美国那样感到堕落与卑贱的。我想，美国的所有街道都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，一个精神的污水池，在里面，一切都被吮掉排尽，只剩下一堆恒久的臭狗屎。在这污水池之上，劳作的鬼魂挥舞着魔杖；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凸现，什么化工厂、火药厂、疗养院、监狱、钢铁厂、疯人院等等。整个大陆便是一场恶梦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正产生着。我是置身于财富与幸福的最大汇集地之中的一个独立的实体，我从没有碰到过一个真正富有或真正幸福的人。不过我知道，我不幸福，不富有，不合拍，生活不正常。这是我惟一的安慰，惟一的欢乐，但这还差得远。假如我公开表示我的叛逆，假如我为此而蹲牢房，假如我烂死在监狱里，或许更能使我平和心情。假如我像疯狂的莱佐尔戈斯兹那样，杀了某个好总统麦金利，杀了某个像他一样从未对人有一丝伤害的微不足道的良民，这对我来说也许会更好。因为我从心眼儿里想杀人：我要看到美国被毁灭，从上到下，得铲除彻底。我要眼见这一切的发生，纯粹是出于报复，作为一种补偿——对施于我和像我一样的其他人的罪恶的。那些与我相同的人从未能大声疾呼，表达他们的仇怨，他们的叛逆，他们的



合理的肆杀欲望。

我作为一个邪恶产物，来自于一块邪恶土地上。如果自我能够永生，那么，我所谓的这个“我”早就被灭掉了。对一些人来说，这可能就像一种发明，可是无论我想像发生了什么，都确实真的已经发生，对我来说至少是这样。历史对此不会认同，因为我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没起任何作用，但是即使我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、狭隘的、恶毒的，即使我是个谎言编造者，一个投毒者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不得不被盲目接受。

还有那些发生的事情……

所有发生的事情在其存在意义时，皆具有矛盾的性质。直到我为其写下这一切的人出现以前，我都想像外面某处，在生活中，就像他们所说——存在着对一切事物的诠释。当我碰见她时，我想，我正在抓住生活，抓住我可以咬住的某个东西，然而对生活的把握我完全失去了。我伸手去抓我要依附的东西——但一无所获，而在伸出手去的时候，尽管孤立无援，再努力去抓、去依附之时，我却看到了我并未寻找的东西——自己。我醒悟了，我一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——假如别人称在进行着的事为活着的话——而是自我揭示。我理解到，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丝兴趣，只是对正做的事，我才有兴趣，这是与生活同步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。对真实的东西我几乎没有丝毫兴趣，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也无兴趣；引起我兴趣的，只有想像中存在的东西，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東西。我今天死或明天死，对我并不重要，也从来没有重要过，但是直到今天，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，我仍然不能说出那些让我思考和感觉的东西——这使我苦恼，使我愤恨。从儿时起，我便能看



到自己与这个幽灵赛跑。除了这种能力、这种力量外，我别无所求，别无所好。其他的一切全是谎言——一切我所做所说的都与此无涉。我一生的绝大部分便是如此。

正如他们说的那样：我在本质上是矛盾的。人们认为我沉稳、高洁，或者快乐、莽撞，或者认真、真诚，或者粗心大意、我行我素。这一切的混合体便是我——此外，我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，一种没有人怀疑的东西，我自己无法怀疑这种东西。在我还是六七岁的孩子时，我常常坐在我祖父的身边，他一边做着缝纫活，一边听我给他读书。他那些时候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，他把滚烫的熨斗压在大衣缝口上，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，站在那里，神思恍惚地朝窗外望。我记得他站在那里脸上梦一样的表情，这要比我所读的书的内容、我们进行的交谈、或者我在街上玩的游戏要记得更清楚。他梦见了什么，是什么使他神不守舍？我常常奇怪，我还没有学会怎样来做白日梦。在那时以及任何时候，我都清楚。他的白日梦使我入迷。我知道，他正在做着的事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中的任何人，他很孤独，正因为孤独，自由是属于他的。我从不孤独，尤其当我独自一人时，更不孤独。我总是好像有人陪伴着：如同一块大奶酪上的一小点儿，大奶酪便是世界，我想。虽然我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，然而我明白，我从来不单独存在，从来没想到自己像大奶酪一样。就算我有理由认为自己很不幸，有理由抱怨和痛哭，我都总是幻想自己加入了一种共同的与普遍的不幸。在我哭泣时，全世界都在哭泣——我是这样想的。我很难得哭泣。通常我很愉快，放声大笑，过得很快活。我过得很快活是因为，如我以前所说，



任何事情我都不在乎。如果事情从我这儿出了什么毛病，那么它们在哪儿都要出毛病，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。事情常常只是在人们过分关注时才出毛病，在老早以前我就印象深刻。以我的小朋友杰克·劳森的情况为例。整整一年，他卧床受病痛煎熬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人们是这样说的。当初我还为他感到难过，时不时到他家去打听他的情况；但是在一两个月之后，我变得对他的痛苦漠不关心。我对自己说，他应该尽快死去。我想，亦这样做，就是说，我尽快忘记他，将他撇给他的命运。这是我大约只有十二岁的时候，我记得我还特别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。我记得那次葬礼——这件事很不光彩。人们在那里，亲戚朋友们都像有病的猴子一般大哭大叫，聚集在棺材周围。尤其是那位母亲，她揍痛了我的屁股。她是一个少有的虔信宗教的人物，我相信，是基督教派，虽然她不信疾病，也不信死亡，但是她如此大哭大叫，吵得耶稣本人都会从坟墓里爬出，当然不是她的可爱的杰克！他正冷冰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，是叫也叫不应了。他死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我知道这一点，对此感到痛快。我不在这上面浪费任何眼泪。我不能认为他过得更好，因为这个“他”毕竟消失了。他走了，也带走了他忍受的——以及他无意中加于别人的痛苦。我对自己说：阿门！随后，显得有点儿歇斯底里，我放了个响屁——就在棺材旁。

这种过分一本正经——我记得它对于我来说只是在我初恋的日子里才有所发展。即使在那时候，我也还是不够一本正经。要是我真的一本正经，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写这件事了：我会因一颗破碎的心而死去，抑或是为此而被绞死。这是一种糟糕的经验，因为它教我如何虚伪对人。它教我在不想笑时



南回归线

笑，在厌烦工作时工作，在没有理由活着时活着。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她时，却将那种做违心之事的伎俩保留着。

正像我先前所说，我自人生伊始便一派混乱，可有时，我离混乱的中心已如此之近，以至于我身边的事物没有发生爆炸倒是一件很使人惊讶的事情。

把一切归咎于战争，是人们的一贯作法。我说，战争与我，与我的生活无关。当别人全在为自己谋取舒适位置时，我却接受着一个又一个糟糕透顶的工作，靠它们我从来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消费。我被解雇几乎同我被雇用一样快。我才华横溢，却引不起人们的信任。我到任何地方，都煽动了不和——不是因为我是理想主义者，而是由于我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一切事物的无用与愚蠢。此外，我不会拍马屁。这基本上是我的特点。当我谋职时，他们会马上识别出，我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得到职位。当然，我往往得不到职位，但是久而久之，寻找本身成了一项运动，也可以说，是一种消遣。我会上门提出几乎任何要求。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好办法——就我所言，不比单纯的工作更坏。我是自己的老板，我有我自己的时间表，但是我只导致自己的毁灭，自己的破产——不像其他老板。我并非是一家公司，一个托拉斯，一个州府，一个联邦，一项跨国策略——确切地说，我只能赞同说我更像上帝这种说法。



B

情况持续着，没有什么变化。大约从那场持久的战争直到……啊，直到我陷入困境的那一天。真正走投无路地想要一个工作的那一天终于到来。我立即决定，哪怕这类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次的工作，比如送信人，我也干。快下班时，我走进了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人事部，做好了对付一切的准备。我刚从公共图书馆来，腋下夹着有关经济与形而上学的书。令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是，我请求做这项工作时遭到拒绝。

那个拒绝我的家伙是一个管电话交换机的矮个子。他也许把我当成了大学生，尽管我早就离开了学校，从我的申请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我甚至在申请表上填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，为自己增添了几分光彩。很显然，这一点并未受到注意，要不然，就是这个拒绝我的矮人对这一点产生了怀疑。我愤怒了，因为我一生中就认真了这一回，我感到格外愤怒。我不仅认真，还忍气吞声，压下了傲气，这种傲气在以特有方式释放出来时是很盛气凌人的。我妻子当然同往常一样，斜眼看人，冷嘲热讽。这是做做样子，她说。我上床睡觉时一直恼恨这件事，整夜愤恨不已，无法入眠。我有妻小要养活的事实并不太使我心烦；人们不会因为你有妻小要养活，就给你工作，对这些我再清楚不过了。不，使我恼火的是他们拒绝了我……亨利·米勒，一个有能力的优秀人才，“他”只是请求得到



世界上最低贱的工作。这使我怒火中烧，无法克制。我第二天一大早便起床，刮好胡子，穿上最好的衣服，匆匆忙忙去赶地铁。我直接去了电报公司的总部办公室……直奔二十五层或总裁、副总裁有他们小办公室的某个地方去见总裁。当然，总裁不是不在城里，便是太忙而不能见我，可是我并不介意见副总裁或是他的秘书。我见到了副总裁的秘书，一个聪明而替人着想的小伙子。我灌了一大堆语言——往他耳朵里，表现得很机敏，不过分强硬，但是始终让他清楚，我不会像皮球一样被容易地踢出。

见他拿起电话打给总经理之时，我想，他只是在装模做样，只是以老一套来将我从这里踢到那里，直到我自己受不了为止。不过，我一听到他谈话，看法就改变了。当我来到设在非商业区另一幢楼内的总经理办公室时，他们正等着我。我接受了递过来的一支雪茄，坐到舒适的椅子上。此人似乎马上就对事情十分关心。他要我把一切都对他说，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。他毛茸茸的大耳朵竖起，来抓住一点一滴信息，以便有利于他在头脑里形成对这事或那事的看法。我已经有点偶然地真正变成一种工具，在为他服务，我懂得这点。我被他哄得按他的设想来为他服务，随时都在窥测着风向。在谈话的进行中，我注意到他对我越来越兴奋。终于有人对我流露出一点儿信任啦！这一切就是我开始干我最喜爱的行当时所要求的。因为，在寻找了多年工作以后，我变得很老练；我知道不该说什么，还知道暗示什么，影射什么。一会儿，总经理助理被叫进来，让我讲故事给他听听。直到此时，我才知道这故事是什么。我明白了，海莫——总经理称他为“那个犹太小子”——篡夺了特权。显然，他没有权力，假装是人事部经理。还有一



点也很清楚，海莫是个犹太人，犹太人在总经理的印象里声名狼藉，而且在同总经理作对的副总裁忒利格先生那里也名声不佳。

也许“犹太脏小子”海莫应该为送信人员里犹太人所占的高百分比负责。大概海莫实际上就是在人事部——他们称为“落日处”——负责雇人的那个人。我想，现在对于总经理克莱西先生来说，是把某个彭斯先生撤下来的大好机会。他告诉我，人事部经理彭斯先生现在已干了大约三十年，显然对于干这项工作正在失去兴趣。

开了有几个小时的会议。结束前，克莱西先生把我拽到一旁，对我说，他计划让我当劳动部门的头，但是在任职以前，他打算请我先做一名特别信使，这对我是有好处的。既是一种特殊的帮忙，又是一种学徒。我将领取人事部经理的薪水，可是是从一个单立的帐户上给我付钱。总而言之，是叫我从这个办公室游荡到那个办公室，去看看所有人进行的事情在如何运转。关于这个问题我得经常打打小报告。他还建议，过上一阵子就私下到他家里去一次，聊一聊在纽约市的宇宙精灵电报公司许多分支机构的状况。换种说法，就是让我当几个月密探，然后我才可以上任。可能有一天我还会当总经理，或者副总裁。这个机会很诱人，尽管它处在大量马粪中间。我说干。

我坐在“落日处”，是在几个月之后，如同恶魔一样把人雇来，又把人解雇。上天作证，这是一个屠场。这玩艺儿从根本上来讲是毫无意义的，是对物力、人力、精力的耗费，是一出夹杂着汗臭与不幸的背景之下丑陋的滑稽戏。但是，正像我接受密探工作一样，我也接受了解雇人、雇用人的工作，还有与之有关的一切。我对一切都接受。假如副总裁规定，不许雇庸



子，我便不雇瘸子。假如副总裁说，四十五岁以上的送信人不必预先通知，通通解雇，我就不预先通知，把他们解雇。他们指示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，但是必须是以一种他们为之而付钱的方式。何时出现罢工，我就袖手旁观，等风头过去，但是我保证首先要他们一大笔钱为此而付出。整个体制都坏死了，它卑鄙下流，违背人性，腐败到极点，也繁琐到极点，假如没有一个天才，就不可能使它变得合理而有秩序，更不用说使它具有体贴与仁爱之人情了。我面对着整个腐朽的美国劳动制度，它已从头烂到脚了。我很多余，两边都不需要我，除非是利用我。实际上，在整个机构的周围，上上下下，里里外外，每个人都在被利用——被总裁及其一伙被无形的强权所利用，雇员被高级职员所利用等等。在我的“落日处”的小小位置上，整个美国社会都可以鸟瞰。这如同电话簿里的一张纸。按字母号码、顺序、统计资料看，它是有意义的，可是当你进一步细看时，当你单独研究各页、各个部分时；当你考察一个单独个人以及构成他的那些东西，考察他呼吸的空气、他过的生活、他冒险抓住的时机时，你就看到了如此卑劣、如此肮脏、如此下贱、如此绝望、如此愚蠢、如此可悲的东西，甚至比在一座火山里见到的东西还要可怕。你可以见到全部美国生活——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道德、统计、艺术、病理学等各方面。它看上去就像一只蔫鸡巴上长着杨梅大疮，说真的，事实上比这还糟，因为你再也见不到像鸡巴的任何东西了。也许过去这东西有生命，产生过什么家什，至少给人以片刻的快感，片刻的震颤，但是从我坐的地方来看它，简直比爬满虫子的奶酪还要腐烂。奇怪的是，它的恶臭竟然没把人熏死过去……我一直用的是过去时，包括现在，也许还更糟一点儿。至少我们